

海外观察

经济语言影响世界

□刘丽娜

语言决定世界观。在一个泛经济的社会,经济语言对人们认识世界的影响是极为可观的。

每年春暖花开时节,来自全球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经济学家、财经记者等数千人都会齐聚华盛顿,赏花之际,激荡思想,交流新知。其中,这些经济界的思考者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寻找可以用于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语言共识。而这个语言共识通常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或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说出的。

IMF和世界银行每年两度召开全体会议,一次在4月,地点固定在华盛顿,名为春季会议;另一次在10月,名为年度会议,地点在华盛顿和成员国隔年轮流。根据记者的追踪和研究体会,每年在这两大会议期间,谁能抛出受到广泛引用的语言,谁就会在世界经济领域受到特殊的尊重,获得特殊的成就感。从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七八年间,IMF的语言驾驭功能尤其突出。

2010年,记者在采访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时,他对记者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IMF语言。”什么是 IMF语言”呢?像 “金融稳定”、金融防火墙”、财政整顿”等等。

的确,因危机而生的IMF在本轮应对金融危机时,确实发挥了语言优势。但随着危机褪去,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IMF还会把握好以语言引导世界经济的优势吗?

依照惯例,正在华盛顿举行的IMF和世界春季会议期间,两大机构的领导人通常在会前举行 “预热”演讲,多数情况下是在智库发表讲话。这样的讲话会给予即将召开的会议定调”,关于世界经济判断的新词、关键词,也会在这样的场合,以轻松自然的状态透露出来。

今年的春季会议前,IMF总裁拉加德就到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演讲。同往常一样,拉加德也在努力地寻找一个新词,来概括她以及她所代表的机构用来描述当前世界经济现实的最精炼语言。

防止 “新平庸”变为 “新现实”,以及 “舒适的不作为”是记者在本次春会上捕捉到的拉加德论世界经济新语言。

事实上,“新平庸”(new mediocre)一词是拉加德在半年前就提出的。在去年秋季的年度会议上,拉加德警告,世界经济正在进入 “新平庸”。这种新平庸意味着整体增速放缓、各类经济体增长分化,老问题难解,新动力难寻。一句话:世界经济的低增长可能会持续。而 “新现实”则是指这种状况真的在发生,而且可能持续。这并不是各国欢迎的。

不难发现,律师出身的拉加德是个阅读者,在她的演讲中,莎士比亚、荷马史诗、古希腊哲人、政治家、经济学家等各类思想者的名言警句常常信手拈来。在看似不经意的交谈中,实际蕴含了这位重要国际金融机构掌门人的学养与思想来源。

拉加德这次引用了肯尼迪的名言,采取行动存在风险和代价,但其远远小于舒适的不作为所带来的长期风险。”由于是在大西洋理事会演讲,拉加德特地把肯尼迪称为著名的 “失西洋主义者”(Atlantictist)。

根据记者的揣度,拉加德之所以把本次春会的预热演讲放在大西洋理事会,并且引用大西洋主义者肯尼迪的名言,应该有偏重于向欧洲以及美国喊话的含义。毕竟,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版图上,欧洲依然增长黯淡,美国则增势最好,这两大经济体目前面临不一样的挑战,货币政策严重分化,又都有应对各自政策惰性的压力。如果欧美能够加强政策协调,对世界经济殊为好事。

拉加德强调,我们必须避免 “舒适的不作为”,我发言的重点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接着,拉加德给出了IMF的药方,包括如何通过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可用的工具和政策空间来提升当前的经济增长;如何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并防止新平庸;以及如何共同努力,加强国际金融架构、促进发展并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且不论IMF的药方是否有效,拉加德提出的 “新平庸”、 “新现实”,以及 “舒适的不作为”等语言已经在经济界开始受到严肃讨论。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4月17日的最新专栏文章中讨论全球经济面临的 “不可持续难题”,实际上就是拉加德所担忧的 “新现实”。

顺便提一句,2011年左右开始在全球经济思想界兴起的 “新常态”一词,最初由时任PIMCO首席执行官、学者型金融高管埃米尔·埃利安提出,后曾受到世界银行的推广,而最大的影响则发生在中国。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使用,近两年,“新常态”已经在中国普及。最近,甚至有人开始担忧 “新常态”这一语言的使用过于泛滥。

还是海德格尔的那句话:语言决定思想。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在接受一种语言 (包括新词)的同时,我们已经在按照这种语言来思考。

最有力的思想者是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自媒体时代,如何以语言引导人们的思考,不仅是为政者的重大挑战,也是像IMF、世行,以及当前备受瞩目的亚投行等各类国际组织与智库所要长期付出努力的大课题。

海外聚焦

□本报记者 杨博

在大洋彼岸的硅谷,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名字与诸多耳熟能详的新兴科技企业连接在一起:他是电子支付先驱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将这家公司出售后转型成为科技初创企业的天使投资人,成功投资并支持了Facebook、LinkedIn等新兴翘楚的发展,堪称硅谷初创企业的“梦想导师”。

硅谷走出的对冲基金经理

蒂尔1967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岁多便随父母举家搬到美国,定居加州。值得称道的是,这位横跨科技和投资两大领域的传奇人物并非科班出身,他先是在斯坦福大学学习20世纪哲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后于1992年获得斯坦福法学院法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一家律所担任非诉讼律师。

蒂尔的律师生涯只持续了七个月零三天。在结束这段被他自己称为“人生中最不快乐的时期”后,蒂尔开始在瑞士信贷集团金融产品部担任衍生品交易员,这称得上是他投资生涯的起点。

1996年,蒂尔创办了多策略基金蒂尔资本管理公司。1998年,他开始与在斯坦福大学结识的麦克斯·拉夫琴和卢克·诺斯克联合开发电子钱包服务,后与埃隆·马斯克的X.com合并,成立PayPal公司。2002年PayPal上市,随后不久便以1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eBay。

出售PayPal后,蒂尔随即利用获得的资金创建了全球宏观对冲基金Clarium资本,不但投资新兴技术企业,还投资于股票、商品等市场。得益于在2003年成功押注美元走软,并在2005年押注美元反弹以及能源价格上涨,Clarium资本取得了巨大收益,2005年被MarHedge杂志评为“年度

金融城传真

选择困难症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选择困难症是金融城交易员中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毕竟面对市场上大把的机会,一个抉择可能意味着年底令人艳羡的大笔奖金,带着家人去加勒比度假,或者是从人力资源部那里领到一张单子,然后抱着纸箱子与全家喝西北风。选择的机会成本往往决定其难易程度,于是心理素质强悍的交易员涌向了大宗商品、外汇等剧烈波动玩心跳的部门,而老成持重的则会选择固定收益部门,毕竟债券的浮动要小得多,选择起来相对简单。

在投行固定收益部门并不显山露水,面对其他部门颇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风轻云淡之感,毕竟商品部门虽然曾经叱咤风云,碳交易也曾热得发烫,但这几年来不少投行都裁撤了这些部门,反倒是稳健的固定收益交易员的饭碗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而如今,即使是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员,也不得不再次面对选择困难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政府债券前所未有的地

华尔街夜话

全球经济蹒跚前行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作为针对全球经济的一份“体检报告”,该报告预测全球经济今年将增长3.5%,略高于去年3.4%的增幅,并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将提升至3.8%,高于1月份预测的3.7%。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份乐观的体检结果,但IMF还是谨慎地提醒,全球经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各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还应当根据自身状况采取尽可能多地促增长举措,防止全球经济滑入“新平庸”的泥沼。

如今,距离金融危机爆发已7年,但其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难以消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机拉低了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根据IMF估算,从2008年到2014年,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为1.3%和6.5%,明显低于2001年到2007年的2.25%和7%,这让全球经济短期内难以摆脱蹒跚前行的态势。而另一方面,2014年各国经济政策走向、国际油价波动和地缘政治纷争等因素也导致今年全球经济难以阔步前行。

彼得·蒂尔 硅谷“梦想导师”



CFP图片

全球宏观基金”,到2008年时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高达70亿美元。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Clarium资本造成巨大冲击。2009年该基金净值下跌25%,2010年进一步下跌23%。随着大量投资者出逃,该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到2011年仅剩3.5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来自于蒂尔本人和亲朋好友,以及几位铁杆投资者。

初创企业“天使投资人”

在出售了红极一时的PayPal后,蒂尔对科技业的热情并未有丝毫减少,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初创企业“天使投资人”的角色,成功投资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兴企业。

2004年,蒂尔向刚成立不久的Facebook网站投资50万美元,获得后者10.2%的股权并成为该公司董事,这使他成为这家全球最大社交网络的首个外部投资人。2012年,Facebook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市值高达1000亿美元,随后蒂尔分两次出售持有的该公司股票,合计获得收益10亿美元。

2005年,蒂尔创立了风险投资基金Founders Fund,专注于对新兴技术和企业的投资。该基金投资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航空、人工智能、高级计算机、能源、健康以及消费互联网等。截至2014年,Founders Fund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从2005年时的

5000万美元增至20亿美元。

迄今为止,Founders Fund投资的知名项目包括商务社交网络巨头LinkedIn、全球最大的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点评类网站鼻祖Yelp、特斯拉CEO马斯克旗下另一家未上市公司SpaceX,以及估值已经达到上百亿美元的房屋短租平台Airbnb。

熟悉蒂尔的人表示,蒂尔倾向于将大笔资金投入到他认为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技术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等,而这些项目无疑都极为“烧钱”。曾经的PayPal合伙人戴维·萨克斯表示,“他是个‘技术狂人’,时常抱怨技术发展得不够快。”

海外选粹

希拉里的立场

希拉里·克林顿日前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并未令美国人太过震惊。因为早在2008年,这位前第一夫人及前国务卿就曾离总统宝座一步之遥,因此就多方面而言,她目前都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而历经多年竞选,克林顿夫妇早已建造出强大的竞选机器,此时希拉里只需转动一下钥匙,这台机器便会源源不断为其输送各种竞选捐款、播放竞选金句并掀翻对手,很多人认为希拉里在竞选之路上已势不可挡。

风头虽劲,此次希拉里也要稳步前行。回顾上次竞选,希拉里本来志在必得,2008年艾奥瓦州初选之时,民调显示,她领先其他民主党候选人高达20个百分点,但她最终还是败给了伊利诺伊州年轻的参议员奥巴马。《经济学家》杂志分析认为,尽管希拉里一直很勤勉守则,但她显然不是一位星光熠熠的竞选者,时至今日,其所任的民主党内部尚未出现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但美国初选选民更注重选择而非加冕,况且希拉里即使在民主党内胜出,也还要面对最终的共和党候选人,其胜算几何尚未可知。共和党方面候选人则层出不穷,既有意气风发的泰德·克鲁兹,也有趋于保守的杰布·布什,而身为民主党内颇具声望的政治家,希拉里的政治立场目前并不清晰。

希拉里的支持者们辩称,其优势就在于多年从政的能力与经验,任职美国国务卿期间,她的足迹遍及全球112个国家,飞行距离几近100万英里,她常常亲赴各国处理外交棘手问题,这也是目前两党其他候选人无法企及之处;再者,希拉里凭借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了解华府,她曾做了八年的克林顿总统亲密顾问,在平衡预算、福利改革及开放北美贸易市场方面出谋划策,而后,身为参议员,希拉里又习惯于倾听两党声音并促成两党合作,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希拉里若当选总统,会比现任总统奥巴马更善于游走于两党国会会议员间,以促进各种议案的达成。但希拉里的立场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杂志坦言,身处政坛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希拉里的立场已很难确定,外交政策方面,她自称既非现实主义亦非理想主义者,而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在最近出版的自传中她称“美国模式是自由市场与自由人民的模式”,但她又对左翼人士说,“不能让其他人告诉你们是公司、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其前参议员同事对此评价说,希拉里是其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不明的人。

基于此,人们对于希拉里的政治立场颇感疑虑,左翼人士担心她会与华尔街过从甚密,右翼人士则担心她过度集权。尽管如此,目前民主党内部尚缺乏可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而希拉里或可扮演一个明智的温和主义者来中和两方面立场。(石璐)